

四

伟大的康熙大帝在打败鳌拜集团、剿灭三藩后，骑着骏马，来到北方的山河间徘徊，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开创者和继承者，他在此寻找着一丝灵感。在每次经过长城的时候，康熙帝总会神情严肃，这里凝聚着汉人应对边患的策略，也有清从关外入主中原的“惊现一跃”。长城已经年久失修了，几个月前，古北口总兵提出，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“倾塌甚多，请行修筑”，康熙完全不同意，下了这样一道谕旨：

“秦筑长城以来，汉、唐、宋亦常修理，其时岂无边患？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，诸路瓦解，皆莫

能当。可见守国之道，惟在修得民心。民心悦则邦本得，而边境自固，所谓‘众志成城’者是也。如古北、喜峰口一带，朕皆巡阅，概多损坏，今欲修之，兴工劳役，岂能无害百姓？且长城延袤数千里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？”

康熙简直是对汉人消弭边患采取消极“鸵鸟政策”的否定。他坚定地认为，靠修筑长城消除边患的方法简直是缘木求鱼，康熙想的是建一座无形的长城，要把边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才是根本。蒙藏地区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、条块分割的盟旗制度与秦始皇的长城相比，哪个更高明呢？■

(责任编辑：巫勇)

●文 史 拾 零

一联两挽

1998年，著名学者、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在题为《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》的悼文（写于钱锺书逝世后六日）里，将钱锺书誉为“天不能死，地不能埋”的人，并透露了别在花篮上的一副挽联文字，他回忆：事情来得匆忙，他什么都没有准备，一直到了八宝山，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。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，临时想不出词儿来，凑了两句“万流失倚依，百代仰宗师”，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，虽然文字拙直，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。

2010年，著名学者、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（前任所长即李慎之）在回忆其丈夫陈乐民（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，生前书画活动的文稿《春蚕到死丝未尽》，透露了鲜为人知的学坛轶事：1992年钱锺书先生病危，老李准备好一副挽联让乐民写，但是后来钱先生出现转机，拜现代医学之力，又延续了几年寿命，待钱先生去世，已时过境迁，老李没有再提这副挽联，经由老李后人提供得以收入本集，即“万流失倚依，百代仰宗师”。此文收在《一脉文心：书画中的陈乐民》一书中。该书印发了李慎之家人提供的挽联照片，款是“锺书世长兄大人千古，世愚弟李慎之敬挽”。

看来，李慎之早就酝酿过挽钱锺书的文字了。

其实，这副挽联在冯友兰追悼会上用过，据蔡仲

德（冯友兰女婿）记录：1990年12月4日北京医院礼堂（冯友兰灵堂）的第七副挽联是“万流失倚依，百代仰宗师”（李慎之）。

相对于钱李二人同院同僚、同乡世交的紧密关系，李慎之与冯友兰的关系很远。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李慎之，在冯友兰去世后回忆：“我很难说是认识冯先生的。生平只见过他老人家一面，那是在一九五五年底，我随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，而他当时正在那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，专门来看总理。我也随着见了一下这位闻名已久的哲学家。事隔三十五年，纵然竭力回忆，也没有多少印象了。”由此看，这副挽联，也是从其职业身份（冯友兰曾兼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）来表达的。

回过头来看这李慎之的这副10字联语，不仅语义重复，有“合掌”问题，而且对仗不工，音律不协（上联“依”为平声），不像出自“宋诗派”代表人物的散原老人之手。

1922年陈三立《哭沈乙庵（沈曾植）翁》诗曰：卧病传句寃称觥，归序仍能腹稿成。十日死生逢绝笔，万流依倚失长城。乱离残客原同命，博大真人不可名。留咏荆轲一棹影，哀迎终古海涛声。李慎之的“一稿两用”的挽联当出于此。

（裴伟）